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張　定子慧　叅閱

陳給諫奏疏

疏　　　　陳時明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選將練兵

此世廟三年所上疏是未變國營時事也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爲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

爲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爲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諸鎭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警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鎭亦自謹其封疆、愼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去、

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冶
與朶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
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於永平
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朶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
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籬使之東
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
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

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爲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僞叵測。爲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爲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爲之。蓋三衛之衆。朶顏爲強。諸

大抵三衛桐從結構大虜未有窮事要我撫與賞爲多可此在邊臣能者可以我豫制之

酋兒許把兒孫爲最、朝廷雖歲加以爵銜將價以

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猾狡之心此賊不

死則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抄掠

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

禮等憤其以堂堂中國爲戢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

爲 陛下懇懇言之矣（總兵之追論自辨疏）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

釁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爲中

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猾虜之輕重也

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中國將領部下

時常侵犯中國人民今復特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讎啟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也夷狄而易中國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強以破其姦蔽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知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身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

窮虜騎不能驀越而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邇近日黃花鎮守備張倫之所爲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朶顏諸部落時向北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詣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人無空回故遂合爲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如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営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陳名爲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

倚使東北諸胡數來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姦人備知我土馬虛實此虜于　國家真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爲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挹兒孫挾不逞之姦潛導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爲難其若郊何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戰將不守邊險）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峯口今諸關口皆近

郛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踈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灤諸

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往者己巳之變紫荊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衆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殲焉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疎濶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郛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

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複塹高山深谷。恐我繼之使人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抄。或為邊將所邀。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阻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

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蹈籍我城堡，安行直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麏之復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

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以疑我北鄙納姦人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巳之變喜寧導也先直趨京師用小兒為虜謀出紫荊抵

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欲（瓊山此議已采入集中）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設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老成卻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斯為善處之術臣聞為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

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先帝末年，巴蜀南征，經過各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歎，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彍騎，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安祿山見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

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陜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吶喊、寧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兵情易動如此、勢已浸寖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

年以來水旱不時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而匹夫不逞一呼成羣小則流剽鄉村阻刼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敵殺官軍隨滅隨起習以爲常蜀寇甫平而霸賊起霸賊方息而礦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黃巢起於寃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回。蹈江越淮。直擣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幸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廷垂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疎脫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迹。故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至。

任其自來、而不爲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爲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爲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瑣之誅、謹爲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蓄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今日

遣某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備耶我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祇承德意故大啓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己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國初南京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

旣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隷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鋭分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内外官員畧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于忠肅以本兵提督營事自此以後或分或分）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爲

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徹。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工匠爲名。一任恣意於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歲北鄙有警。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

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

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様分送諸道召募敎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隷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汴去邊尚遠餽餉亦便猶以兵不可濫蓄財不可浪費令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免之恩有司慮國計匱乏率多廢格而不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追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産

鬻男賣女歲租借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爲盜賊况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有閘渠䃮淺之患當夫秋冬之交河水流澌猶裸身抗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民之財

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覈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

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塲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選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冑，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

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伊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設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伊逐隊自選除老弱痾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

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為責治重則呈禀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具揭帖送科道官叅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官逐總自選舉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爲泛常會同科　官員叅奏黜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　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壯。驗之技藝

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夫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習惟是膂力不可强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畧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鋭者升為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準遣赴京常住衛其衰老仍遣於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

不必赴京虛耗　國備亦畧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宜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發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衛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則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應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

營老弱將士。槩回原衛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畧倣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各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畧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於邉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邉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遍年出塞及工於挑揀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郎各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之常爲戰𥙷一遇有警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内地邉操備禦之行

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騎偕進以爲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爲禁旅假蹇獷悍之態輸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狎寨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特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煩瑣爲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鬭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鬪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爲鎗。或以棒而爲銃。即其器械。真如兒戲。

至今三大營之操皆如是

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

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綢、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即擲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為馬檛、施諸韋褠俾馳騎相擊、取其尤

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鬬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他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鬬之法其伎倆避箭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昬。手足戰顫。故有平日挽强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矟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奪矟。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鎗礟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訇磕

之聲殊無攙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旣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爲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爲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

令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眞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畧耳若夫　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爲也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免勘李隆之獄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銘之死總兵官李隆爲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虐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巳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魯綸御史喻茂堅田

麟等先後交章爲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志傾忠攄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翀奏　綸音涖治具獄二臣祗承　聖意訊諸奸黨質諸輿人不縱不刻　惟公平於是許銘忠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請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以奏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

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審咸曰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法司所據惟當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來說各寫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致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爲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且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鞫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

官勘問。正欲愼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徇狥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於此仰瞻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欲威斷出於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天子明見萬里也。

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瑣瑣以贅言進。嘗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

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叅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矣況 陛下平日所託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

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閑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爲恐獄有

究濫薄釋詿誤望降一勅旨於撫按之臣（不必復遣官但令撫按再）亦作上體德意若但求李隆真情往來蹤跡陳九疇備詳之（如該官爲得宜）矣罪犯重輕劉琳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已矣雖有他能其奈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爲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爲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琳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

眾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詿誤者眾故畏罪者多勘
已赦之後不宜復有究問此則所當慮者
官之往彼自疑日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陞既為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罪大
不至於此然亦止宜爾
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邀劫之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剌矣其且誘引外患如唐之僕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不必

差官而復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五不惜一一爲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之驚惶二也設有疎虞他日必爲中國大患三也事出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朝廷還審之例後必踵以爲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之疑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逭憲典之誅極也事

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聖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埁幼青　參閱

曾都諫奏疏

疏

曾　忭

陳愚見以平內叛以防外虜疏　平叛防虜

近該總制宣大兵部左侍郎劉源淸題爲捉獲姦細李彥齎擄供稱黃參將等謀差通事各挐段疋前去

邊外勾引達子裏應外合見今黃參將同遊擊秦鼎總領提調拒敵防守等因臣惟人臣之義主憂則勞主勞則灰項者大同告變 皇上重爲天下憂勤宵旰西顧群臣咸發憤畢誠願獻愚忠爲國討賊而聖斷先定廷議僉同發軍興制正義明罰且欽降黃榜開釋脅從重懸明賞以倡忠義臣以爲該鎭士民雖應數萬衆豈無一明智奮激之士鼓義倡勇爲我軍內應其諸脅從雖冥頑不靈而 陛下所示禍福利害昭如日星亦豈不知懷德憚威易叛爲忠意此

賊不過旬日當送欵轅門懸首藁街矣今既再旬卒無一人仰應明詔者而故總兵等官朱振黃鎭泰周鄭泰等又方背

主負恩朋謀鼓亂叛逆軍士亦皆稔惡怙終抗拒王師且謀挾擁王子招納醜夷不軌之謀日滋月深此臣之所以日夜痛心憤懣至不欲生也顧惟闇劣罔閑軍旅千慮之餘偶得四策杞人之憂誠不能自已伏惟

陛下裁擇

一分委任以重責成竊惟智專則精一而謀審事叢則力分而應疎竊觀逆賊所以敢行稱亂者不過挾

強虜以爲資耳。故非外援虜寇，則窮奔塞北。其或非

然度其事勢止是徐虜或奔塞

不可往，則流寇而南，虜入則內外交變，可憂方大賊

非未有合鎮城而南遁者有則根本失矣

非則日尋月汎，虜患無窮，流寇內地，則郡邑久安，兵

弛無備，誠不可不預爲之所，而逆爲之防也。討賊之

事，已付總制劉源清、提督郤永，又分遣廷臣，載重王

師，兵衆勢集，必可成功。但恐鎮撫諸臣，人懷隨隊之

心，坐覬成功之賞，十羊九牧，顧此失彼，勢不得詳理

邊務，萬一虜寇乘機而動，逆賊窮迫而奔，然後爲討，

則恍無及矣。臣愚以爲討賊之事，宜付總制及提督

等臣有不効則責劉源清徐來等防遏之兼宜付之都御史樊繼祖韓邦奇總兵官郤永劉淵等令其專意修理邊備宣布德威簡閱士馬謹伺烽燧偵候間諜以防虜寇且遏賊飛行不效使虜得內侵賊得非突則責樊繼祖韓邦奇郤永劉淵等其附近郡縣及居庸等關宜付之都御史周金王德明及巡關御史趙元夫等令其各視所轄處畫防守兵約食少者宜悉為區畫流亡游食者宜計與收安毋令乘機思亂為賊所得有不效使賊逃而內民嫋而動則責周金

王德明等仍令各官親臨遼陽及大同近地凡經畧
事宜及巡行期月俱以時陳奏付臣等稽察
一設間疑以散逆黨竊惟心同則黎越可相使志疑
伉賊寧亦始詢武而後支耳
則親戚可相攻始聞黃鎮泰與鄭恭等為賊推戴臣
猶以為鎮等皆身為將臣世受國恩或外示同謀姑
安反側徐當伺變為我軍內應以報國家則鎮等之
上計也遡今謀遣諜使招虜為援則鎮等無復忠
朝廷之望矣臣愚以為宜懸重賞以購鎮等可諜云
二三凶將為賊所逼者有能効忠勤義乘機內應討

誅叛賊。及率衆來歸。以報國家者。國家尚能捐其曾過。獎錄新功。即崇爵千金之賞。國家無愛焉。如此則賊必疑鎮。鎮亦自疑。上下相疑。非鎮誅賊。則賊誅鎮矣。鎮誅則賊失謀主。而易潰。賊誅則叛亂易弊。而我兵可休矣。雖鎮等重賞可也。此因兵家所以間敵疑賊計勝謀取之道也。

一恤軍士以倡勇敢。切惟恩至而後威可行。惠施而後法可服。是故愛克厥威。則衆易靡而兵不振。威克厥愛。則人易怨而令不行。切慨逆賊知罪大不赦。人

懷死心、無復生全之望、窮寇死地、有關無及、其氣固自倍、而弱自強也、我兵懸守外地、荷戈雪立、客主既不相形、勞逸又甚懸絕、延遊游兵自春徂冬已閱三時、久戍異域、人懷思歸將一持久將無固志矣、宜府鎮兵、舊皆反側雖無存齒之故、不免狐兎之悲、即勉強用命、或不得其死力也、用思歸之士、以攻敢死之卒、驅背叛之衆、以攻其同事之黨、不有嚴法以作其氣、不有厚賞以固其心、臣未見其用命也、今戶部已題行賞罪之令矣、然不過與銀一二萬兩、討賊防邊

軍士無下數萬況時際苦寒衣裝費鉅恐薄賞輕施軍士猶未蒙挾纊之恩及防邊將士必前觀望惑或不均當令生心矣如此則威阻令格未必皆軍士之過也臣愚願　陛下勅令戶部增銀數萬兩令總制諸臣均加賞賚務令足禦寒主將元戎尤必有古人與士卒同甘苦之意然後申嚴法令以一衆志則鮮不行矣仍許賊平之後行功人員俱視賞格無功者亦量行優賚則恩施而人心固法行而兵氣倡古所謂成大事不惜小費者也

一定賞格以誘內變切惟厚賞之所激則人可以效重利之所趨則人不愛生然賞格不定則人不見利雖然賞格既定而事平之後不及如格者多矣如寧藩之變所降賞格俱不遵行也人不見利則不思奮不思奮則不能得其效力矣切覩逆賊憑恃堅城率衆效守而我軍客戍由外仰攻非緣內變則曠日持久未易成功賊縱不為招引是虜亦或乘機而動不可不慮也兵部荅嘗題請懸陞賞之令矣然而未定條格止於泛言閫外制臣又不敢私擅是以民不見利故日久猶未有仰應明詔者查得先年該鎮之變　朝廷荅定賞格云獲首惡一

人者，官三級，白金五百，次惡一人者，金三百，餘第賞有差，後果得內應之力，賊間就擒，臣愚以為宜勅該部查照先年賞格事例，或量賜增重，明定科條，行總制等官，分布頒示，則人心見利而動，城中之人，將視賊為奇貨，賊亦將視闔城為敵國矣，縱不得內應，亦可以疑賊心而孤其黨，擊其肘而奪之氣，則堅城可破，賊不足平矣

奉旨所條四事俱依擬

陳募兵便宜疏　募兵便宜

切惟逆軍負固，蕞爾孤懸，德威布昭，靖服可俟，惟猾

虜黠深侵，當未已，又六鎮之兵，所至單弱，强邊固圉，

以賊久未平下詔募勇敢

要愚慮久矣，仰奉綸音，豈勝宗社之幸，伏惟　陛下

臨御以來，子惠元元，加志黔首，至德涵育，淵深地厚，

今邊陲多警，宵旰廑懷，正臣子枕甲懷戈，捐軀報主

之時也，明詔所至，固當有聞風而嚮應者，數萬之衆，

不過崇朝一呼而集矣，臣復何慮哉，然聞君子以義，

小人以利，仗忠勸義之節，可責於縉紳士大夫，而不

可責之細民，效以敢戰之勇，可責於素教之士，而不

可責於新集之傭夫，往者虜寇延綏，　陛下嘗懸募

兵之令矣。卒無一人應詔者。豈其民不可以義激耶。蓋議擬之太儉。而奉行之或過也。臣愚思往事。偶有六愚。曰重購以示之恩。曰明諭以示之信。曰倡名以導之義。曰參伍以教之習。曰廣募以備其選。曰徵練以濟其急。六者舉而民無不從。事無不濟矣。何也。人情莫不貪生而惡死。樂室家而重去故鄉。今欲使民捐親戚。棄土壤。委身鋒鏑之下。而不有重購厚利。誰則從之。今之議募兵者曰。人與銀三兩。衣甲器械官給之。夫官府所藏甲冑弓矢廡器文具。其實不足用

也。必加淬而厚飾之。大率費募錢三之一。又遠者米價高翔。餘皆不過易粟六七斗。小民雖至愚。又安能以五斗之粟易七尺之軀哉。近者京兵西征。官給銀二兩布二疋。夫京兵固國家所世畜以備緩急者也。彼小民者。曾不蒙一朝之養。及驅而之戰。其所賜賚廼與素養之士等。其不邇於人情亦甚矣。或謂虜不再至。則費爲無經。夫重之則耗國。輕之則民不應。臣以爲宜如弘治年間例。人給銀五兩。應募之初。先給三兩。征調時則全給之。如虜不至。則未給者固在也。

如此則民有後利之冀。或勇於應命。而我有臨事之策。則財不漫費矣。故曰重購以示之恩。然利可以驅齊民。而不可以致義士。傳曰貪夫狥利。烈士狥名。古稱燕趙多慷慨豪俠之士。今富家巨室。壯夫俠客。高名義而慕位號者不少。宜下令募之。有能率其親戚子弟大者百人。少或數十人。以勤國家者。官一體優給之。功成之日。首倡義者得併功論拜。無功者亦量賜冠帶以示勸異。若不煩官帑。自備資募者。則錫之武秩。以兵之多寡爲之第。終其身不襲。有功而陞者。

則襲其功。則衆有統而易制。財不費而兵集。故曰倡
名以導之義。夫戍役所以待有罪。今之法。殊死以下
者乃得戍。是故一隸尺伍。近或終其身。遠或世爲子
若孫患。故戍也者。民之所甚畏者也。況無辜之民乎。
往歲募兵之令。亦令得事寧歸農矣。卒乃籍其名不
復除。是示民不信。而教民議令也。今之議固許事寧
之後。聽其歸業。且令奉使諸臣。會同撫按榜示之。慮
亦甚周矣。然二三臣工。皆奉命將事之人。民固疑其
不敢擅也。又國家榜制。凡奏狀文移悉具勤累千萬

言浮文腹語即宿儒讀之且得首忘末況無知之愚民乎殷盤周誥固當時大臣傳王命而致之民者也令觀其詞曾不過二三百言是故文簡而民易喻且榜由中出固民所習信者也今募兵榜宜令兵部㯫括大意毋得過三百言庶明簡易曉及令二三將命之臣別刻小票以與民爲質凡應募者人給之許其事平之後執是爲後信則民不疑而敢於赴募矣故曰明諭以示之信地廣民聚則大衆易集而精擇有人兵部議令沿邊招募固可以得士然西北諸邊地

曠民稀。恐一時未能得大衆。臣愚以爲宜令兵部將各邊近地如山西北直隸山東等處。分令奉使諸臣。附近併募不限以地。有願赴募者。一體兼收之。衆既集而吾得慎揀精擇。則無非藝勇矣。故曰廣募以備其選。夫士不服習者。不可與臨敵。戰不預料者。不可以先恃。驅未戰之卒。以抗方張之虜。恃未徤之衆。以紓旦夕猝至之患。是猶驅群羊以逐猛虎。汲遠水以沃近焚。勢必無幸矣。今邊報方殷。虜寇或旦夕猝至新募之衆。號召不可期。且訓練未久。金鼓不習。一旦

驅而之戰。是曰棄之兵。之勝負安危係焉。不可不愼也。臣愚以爲宜預令各鎭將見操及防邊將士。揀其精勇擇善將將之。勤訓以待。或虜寇卒至。則朝聞警而夕可就道矣。若其新募之衆。安土重離者。則錯列本邊。參伍戍守。以習征戎。彼內得顧其私。外猶獲公家之利。將爭趨之矣。夫戰守難易。勢不可同日語。士卒新故。勇怯亦黑白相越也。徵練兵以赴敵。分新募以守邊。則民便而兵利。若如今議。必待募卒以從事。臣恐北虜已渡河矣。故曰徵練以濟其急。參伍以教

之習迂疎之見惟 聖明垂鑒

議處新輯地方重威體銷反側以圖永安疏

大同善後

節該總制侍郎張瓚巡撫都御史樊繼祖提督郤永總兵官魯綱等各以大同內應捷音來聞俱奉 明旨下之兵部今且旬日未聞議處者竊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往轍之覆來車之戒也臣愚智不能識微然迹往事觀殷鑒則愚者逆睹矣 國家自正德末歲以至今日二十年間邊鎮之兵叛者四起其他

拒命遁教鼓衆呼譟方動而忽寢將發而未成者又不可指數此豈國家威力不足以懾哉蓋其始亂也當事之臣畏怯之太過而姑息之已甚不能興一旅以問罪人顧曰姑將撫而定也當徐徐爲之圖及其撫而定也則遂以苟安爲幸泄泄然忘之矣不復爲規畫善後之圖是故我則積息以成弱軍則養驕以成玩陵夷至於此極矣議者咸以爲甘肅之變使當時能明法正罪處置得宜則可無大同之初變大同之初變使能明法正罪處置得宜則可無今日之再

大同之變處置事宜亦未多盡善言者多

事之已此況事而謀者也

變矣推原亂始不能不痛恨於甘肅也雖追論則然而後悔無及今日之措置固他日諸鎮安危之係若復不早爲之計使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則臣之所大惜也可不愼乎竊觀制撫諸臣奏狀所以招柔大同者固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實　陛下命將出師之初意古先帝王用兵之大端也然聞制撫等官入城之際與經畫城中者則失於不振甚矣二月二十二日逆賊將首馘來獻都御史樊繼祖得報遂倉卒趣城下逆賊猶閉門不納諭之至再廼微啓半扉僅

可容一人。即輿馬不得行。賊且請曰。都堂騶從。毋得過二十人。多則衆疑必殺之。從者多以一人入賊巢。舉刃以遏。繼祖迺下輿從步。止率二十人入。賊俱蒙堅執銳。夾道而列。露刃明戟。盛氣以待。繼祖初固以爲姑將入城。庶幾居中措置。以定禍變。而不知損威傷體。爲國家輕辱多矣。既明日。遂下令議賑逆軍及其貧民。夫大兵之後。少加賑恤。豈曰不可。然古之大賚必富善人。未聞與逆賊齊施也。且威立法行。惠之則爲恩。施之則爲澤。感之則易動。繼祖等入城未

聞正一法誅一有罪威廢法弛而獨有私惠焉賊匪
惟不見德且將曰固畏我也固餌我以祈免也不亦
惠奸賞盜示弱見怯益驕悍之氣乎且逆賊所以內
應者豈盡二三臣口舌之能哉蓋廟謨定而神武彰
大兵集而我軍振虜西遁而重援絕外圍急而新道
事急而降則賊非真能悔禍
阻智困力屈援絕恃窮故詹榮楚書等得以乘間爲
日無臣若綏於入城受降則賊猶有所懼可以如我
謀然固可以知賊之畏弱而悔禍矣使張瓚樊繼祖
約束不至若此之事也
等不遽求入城不即議解兵審幾觀勢宣布德威使
其帖然信服然懼迺今盡開四門賊亦宜無不從者

然後盛儀張衞。鳴鼓而入。懸法布令。昭賞明罰。懲姦

戢善。問民所疾苦而賑貸之。以示吏民更始。如此雖

無攻城斬關之威。亦庶幾明義討罪之法矣。廼忽遽

若是。故賊得以窺我而敢復輕傲如此也。夫以　聖

德中興。熙洽全盛。彼大同一區之孽。至勤數萬兵。費

百萬粮餉。相持幾半載。我軍戰歿者數千人。其竟也

不過得二十餘賊。且真僞不辨。又假手於逆手已。不

足以示威而制撫入城之際。與其所措置。又復苟且

姑息。若撫嬰兒然。甘詞媚語。重摩而厚陜之。蕲其不

暫呼啼為旦夕了事之計，無復久安長治之慮，此豈所以謀人國者哉。且兵者所以威不軌，誅姦暴，正紀綱，明王法者也。是故先王重之，出必有名，非以飾怒；歸必獻馘，非以侈大，皆所以昭武明法，詔令而戒後也。今也大兵久攻而孤城不下，不足以昭武；渠魁未盡殄，而無辜或蒙戮，不足以明法；勞師費財，而威不彰，不足以詔令；據城拒命，而得逭天刑，不足以戒後。因臣所甚惜，而二三臣者，方且自多功伐，侈稱捷音。臣誠恥之。近又傳聞云，反側之徒，雖皆效順內應，然

猶惶惑未安該鎮城門皆其所自作往來交移必驗之乃得出入問猶踵其故習私或生殺人制撫方佯爲不聞拱手擁虛名行賑濟而已凡此皆處置不先定故其心疑而未安耳或罪武原固宜早有定論不當徐徐令其生心也今制撫在外則曰我難專制撤俟廷議奉命周旋耳在內諸臣則曰我難遙度聽撫制長議便宜施行耳彼此觀望互相遜避今且二十日矣不聞有所陳議曾不知該鎮士民跂足以待命四方士六鎮拭目以觀終若如二臣措置遂幸以爲安

泄泄然不復置之慮而一聽其苟且之謀竊恐他日之隱憂方大而諸鎮覬望生心將無復寧息之候矣咎人謂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固臣之所拳拳者也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遼陽叛卒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畧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雖於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為醇速變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為順紀

綱法度至於淪斁胡可爲立人心杌捏鼓之易提胡可爲國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廟謨廷議當有爲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於懲噎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清得而爭奪息機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方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已經奉命捐糈不能宣

布德威迺重法厚斂以塞釁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其舉措少乖而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闔呼譟稱叛此可謂非罪乎縱令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乃過懲於大同之役遂不復爲國家長久之計不待撫報即懸斷而遥議之夫巡撫越墻而避本軍士逼逐也則曰是法懼罪意有所徐鼓衆呼喚擁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噭

嗷哀求原無他意至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惩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爲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爲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爲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雖論大体亦須審勢如唐人平澤潞而許河北世襲也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冱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落庇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患可挽援五

也。慝積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估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遼，而在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朶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比，大同

六情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謀而終不敢行他者非誠有所畏懼恭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爲矣今　陛下重於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遺久大之憂二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

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使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爲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遥斷是非，曲爲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隳廢，見張皇之形，示懦弱之迹，使天下不得以終疑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國威不褻，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闢在我。即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朝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非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

全國家之體旬日之內軍士不款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

正名罪愼舉用以杜姦萌疏　遼陽叛卒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部丞侍郎閒敘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閒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齎駕帖拿解來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至懷惟九重嚴邃君門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於聰聽者猶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疏一偏之語議者且復抑揚輕重於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卽臯陶之德以爲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頓 陛下之聖明公虛

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避邑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任軍士恐生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齊入將都察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踢打肘鎖送監又將都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着太監總兵奏本討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甋未可盡信壅蔽之弊不可不

軍士挾奏之詞不足為據

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也自全之道在於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久在己也呂經奉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爲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受侮遼陽消沮者屢彼縱自愧寧復不畏衆耶若曰往政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令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爲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

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數有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明旨已下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於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斯義以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咲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投鼠者忌器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於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輒自猝辱如此雖經所

自致如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王章。輕玩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眞正元惡數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是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陛下

之憂。曰茲以大美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怨實
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倡愚軍者。若曰
無與於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勘官
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
過誣執二三乞兒丐子。鍛鍊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
塞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恐赦之。猶不使無辜被茲刑
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逵題稱臣奉 命
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
喧囂不肅。号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

罰，却被官軍人衆，環坐號呼，大譟不服，臣恐激變，只
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
爲詞乃甚卑，其爲情亦甚畏矣，豈本心哉，時事如此，
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
殊，固可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猶謂法令爲行，紀綱
爲立，此非愚則諛，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往
歲寬大識者，當逆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
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顧爲是煦煦以幸目前
之安，不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遺也。無亦慮國家舉事

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藩夷覬攫。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發憤創往振累世之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果斷博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款。赫然稱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寇。直犯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可謂危急矣。而叛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此萬萬烈矣。而廟謨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叛賊悉平。

朞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厲翼豈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爲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近又傳聞當事之臣議欲聽軍士之請以周敘代韓邦奇巡撫夫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察邦奇非撫寧才故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敘更也當事之臣過爲承望遂欲以敘徃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爲耶昔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孔子以爲要君蓋廢置予奪君上之操也

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主上之柄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以請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伏願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將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照示天下無得即聽邊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及勅吏部別推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輒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杜將來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

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若或寬貸不糾首惡不致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今
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爲罔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討其身得罪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
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幸身榮親顯使國家漸
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
即他日安危皆罔不及也誰肯爲國家出長治之謀
盡久安之策以自取疎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
臺上所援以大同物議事係大是以服人也
奏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

臣爲與已讒毀排誣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遼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志其激勵徒陳覼縷

正名義以杜邉患議功罪以存國體疏大同功罪

竊惟推隱難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論刑獄、必盡其情、抉窾與罪、不遺其隱、臣曰爲深以明法而備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察時度變、以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厚、臣曰

爲異以應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赦罪。則朝廷無失刑天下無異議矣。苟愚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變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皆內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爲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衆之臣不罷則辱身負國而大義乖。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朝廷輕。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功罪也。

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縉查勘疏狀叛徒逆黨間有擒

黃公之在吏部當時亦有議其未盡者黃固有才幹所處大抵簡便易行

戮二璫遺孽亦議謫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劉源清之議沐雖或過甚而郤永武鏜之罪則公論協矣潘倣孫名中之敘用雖非爲訓而趙鎮戴廉之參則大義明矣楚書詹榮樊繼祖之功雖頗浮實然陞賞日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縮爲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國厚以爲 朝廷惜大體爲

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
越擬議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幾也若得黃綰叅稱大同軍士
止應坐以謀殺之律不得輒稱謀叛以至興師夫折
姦莫先於辭罪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
多殺之不足威悉宥之不足仁夫謀殺謀叛之不辨
則大義乖而國是隨之臣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
然懸也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
及而戕人於匆匆尋即解散者也必非謂聚衆至數十

人操弓挾矢明刃呼譟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鬬者也必非謂刼殺良民焚燬公廨逼窘撫臣逐奔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國家所習有固未易言耳臣請言其習有者假令二三人謀人於潛地殺之而奪其貲又數十人者明火揚炏彊刼人殺人不知將坐以謀殺人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況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據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惡積慮無　君父久矣其與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爲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況律文謀殺止

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大臣者。

引此證得制律之意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是皆下主上一等者也。廉堂之分誠不邇於此矣。此而可殺。是不知有朝廷也。如是而聲之曰叛逆。豈不典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重撫鎮以防漸也。夫國家於撫鎮。重其權任。尊其位號。隆其禮數。而士卒猶特執而殺之。令既不能正法聲罪。以爲撫鎮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是

以往撫鎮威體下同末屬士卒視之無大尊顯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役輕於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視平也日惴惴焉救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為國家嚴法振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慢滅非細故矣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畏之故鮮死焉茲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聖人立法制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

坊。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奪王將尊而導

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處者

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赦大同之辭耳。臣愚以為

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釋脅從。實　陛下神武之義

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

即是以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

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奸慝。曲援律義以貽後類。以姑

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為恩。殺之不為罪。啟

奸雄易犯之路。開撫鎮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巳

之禍，臣誠竊憂之。臣非爲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國是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胥此焉發，蓋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之救也。臣愚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傍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實蒙 陛下不殺之仁，倘是敢有聚衆稱亂，劫殺撫鎮官者，但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治，又使天下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赦終有之幸，庶幾有所嚴憚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直折萌之道也。又若得黃綰桑楠總制侍郎劉

源清贓賄交通貪功僨事輕議請兵激變良善春秋必誅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爲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殆忝職無效罪誠萬死然關入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爲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皆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爲死守復積薪圖其私第約賊至則闔室自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者源

清即捶殺以狗宸濠遣僞將將兵百餘人道進賢源清伏兵殺之生擒僞將斬之市宸濠乃馳僞諭召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齎僞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爲閩浙巨防者源清之功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有舉事少不當尚當蒙八議之貸況今日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又按律所謂激變蓋

言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夏民爲變者也
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誅夏黨迫親王
出奔爲變矣固不得以夏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
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
失機宜措置乖戾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
奉職不効者其責如此又何辭之與有若治軍行旅
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向與郤永乖戾不和又
權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末減若夫

貪功僨事之辨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窺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受族滅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國家大臣受專閫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誠竊疑之乃今欲與郤永同殺非惟其心或不必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循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下後世且將謂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必罪素忠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

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為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死乎又看得黄縉黎稱潘傚孫允中俱應叙用楚書詹欒俱應陞賞夫潘傚職重巡撫寄切安危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叙何以示耻皇惑草疏爲賊請貸何以示法夫陛下以禮法廉耻待群臣而傚等以此報塞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

苟辱爲上計以覲覬爲良圖養亂若此以成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天下忠也臣愚願　陛下不易初命仍罷倣等庶少存廉耻以激頑懦若楚書詹榮之功賞則臣前疏已具大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鎭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朝廷誅賊討亂之義伸於邊國顧使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爲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然天下猶未測淵衷之所注也夫賞不當功非惟人不思勸而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

無疆土之責楚書奉使鄰濠非有軍旅之寄乃昔越職而謀因幾而成且其膽能入圖口足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居難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勁强不可制故招降納伏者遂侈為奇勛張皇誇詡錫上賞賜駿拜甚非所以示威崇體尊朝廷也故臣謂楚書膺榮不宜厚賞者非為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叙當遷吏部

別擇其秩加常秩一二等請銜制雖陞足示優異則體全勞敘兩存不廢若夫都御史樊繼祖控威於城下侍郎張瓚受命於軍終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弘遠而國體尊寇潛折而邊圉輯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昭來世矣惟臣前議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故異縉亦非縉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朝廷之體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言官所論者朝廷之體也況國家善後之策遂

鎮久安之圖遐邇發其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是非悉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臣若內避具同之嫌外懼邪小之謗緘默不語仰負采納則不忠之罪效且無贖又臣之所大懼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言而是適足爲諸公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也。